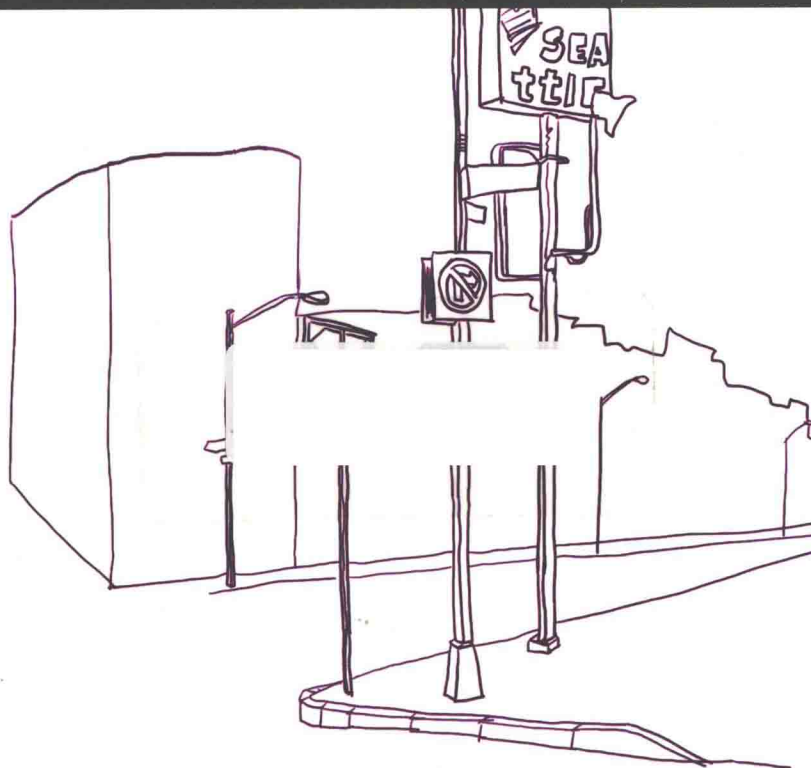


90后零姿态

消失在西雅图的1095

腾讯NBA主播叹号妹的文字表达。
「一个」APP 作者讲述的留学生涯。

另维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消失在西雅图即 1095

另 畦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消失在西雅图的 1095/ 另维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208-12019-8

I. ①消… II. ①另…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4364 号

出品人 邵敏
总策划 臧建民 于建明
执行策划 零杂志
责任编辑 林岚 陈蔡
助理编辑 王逸蕴
技术编辑 克里斯
封面插画 楚瑜



消失在西雅图的 1095

另维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shsjwr.com)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数 150,000
版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019-8/I·1218
定价 25.00 元

1095 Days in Seattle, 是它的书名, 是我 14 与 21 岁间的小说选集。3 年远行, 17 年小城生活, 构筑了我的第一个 20 岁。21, 我休学, 四海为家, 四处实习, 刷经验刷简历。而这一本小故事, 是我或意淫或编造或添油加醋既定事实, 出卖完自己出卖身边人的结晶。我漫长旅途的有趣印记, 就这样变成了一本册子, 躺在你手中。

我不停写, 因为我恐惧时光流逝。

所以, 请你代我好好待她, 她叫《消失在西雅图的 1095》。我们回不去的那些年, 在这里永生。

——另维

目录

代金卡	001
占领厨房	009
攀岩之森	037
指尖告别	083
我的少年	103
仿佛有深意	115
云洗森严	135
玩具兵历险记	185
消失在西雅图的 1095	201

代
金
卡

“嘿，能稍微，稍微留步吗？我有一样东西送给你。

一张代金卡，赛百味三明治店的，我不知道它余额多少，也不认为它在这里有什么使用价值。我知道有点莫名其妙，但是请允许我，依然把它送给你。

“其实它原本就是个礼物，别人送的。”

—

2010年，我18岁，独自来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念书。一切都是新的，语言、饮食，用拥抱蹭脸表示“你好”“再见”，以及在开学前上学校书店自购课本。

课本按学科分类。书店很大、人很多，我右手环抱一个文件夹，取书放进怀里，转身碰见熟人，寒暄着同路回家。

进了寝室才发现书还在手里，大约因为被抱挡在文件夹后，躲过了人们的视线。

我发了会儿呆，连忙查看定价。飞来横财啊，净赚175刀，添点零头就是一个Kate Spade小手包，本学期开门大吉。

又马上皱起眉头，这种事未免掉人品，恐有报应，搞不好会碰上一个变态教授，或者出门丢钱包。如果再不幸点，所有的课上都碰不到一个美少年，那我就要哭了。

我左思右想，神情恍惚。出门吃午饭，没走两步，便险些撞上电线杆。

报应来得太快了。我抓起那本书，一路小跑杀回学校书店。

“真对不起，我刚刚在这里遇到熟人，聊着天忘了手里还有书，结果没付钱就走出去了。我不是故意的，书还给你们。”

柜台前，收银员接过书，连声道谢，谢得我脸红得都想逃了。末了她又说一句“请等一下”，转身与同事交头接耳起来。

不一会儿，她们一齐回到我面前，手里多了一张卡片。

“昨晚来了个老奶奶，丈夫刚刚去世，也是华大毕业生。这张赛百味代金卡是老人生前没用完的，她希望我们把它送给一个善良的人。我们达成共识，你完全配得上这份礼物。”她们用了“deserve”一词：值得，配得上。

我接过卡片，不新，但被保存得很完好。卡上附有一张黄色小纸条，我对英文手写连体字还没有辨识能力，琢磨了几遍，勉强读出最后一句话：Thank you for your random action of kindness.

我眼前飘过 Kate Spade 小手包，红色款、橙色款、黄色款，还有格外别致的宝石绿款，一阵脸红手抖心虚。

而店员还在意犹未尽窃窃私语：“谁说中国人素质低爱贪小便宜，真是信口开河。”这一句入耳，已经起步走人的我脚下一顿，心头有什么东西动了一动。

二

开学几个月后，脑袋里学校甚至城市的地图渐渐清晰起来，我开始习惯每天排队乘公车，习惯学校里的大麻味，习惯平日常把“谢谢”挂在嘴边。在每周四的晚上，也会裹上小片裙和同学们一块儿

走进酒气缭绕乐声震天的派对，还在校日报社做起了记者。

有一天去市中心跟访本校教授的公共演讲，活动结束后天色已暗。眼看快到黑人流浪汉出没的时间了，我加快脚步，却还是被一个黑熊一般巨大的黑人乞丐挡住了去路。

我吓得脸色惨白。他伸出手：“我肚子很饿，你能给我点零钱买东西吃吗？”

我摇头。我确实没带现金，只好不好意思地冲他笑一笑。

“Well thanks for your brilliant smile.(那谢谢你明亮的笑容。)”

他说罢，侧身让路。

“不用谢。”我说完，小跑几步加紧离开。忽然想起卡包里那张赛百味代金卡——我禁不住又停下来，转头看向那位巨型黑叔。他的黑衣服和黑脸在半黑的街头化作一团不太明显的黑影，一种寂寞与无助的存在。

我从包里翻出代金卡，跑回去递给了他。

他连声道谢，并在我转身离去时叫住我：“Young lady, it's not safe out here. Are you taking bus? I walk you to the stop, okay? (年轻的女士，这里不安全。你去搭公车吗？我和你一起走到车站如何?)”

我们拐过路口，一小群黑人映入眼帘，围绕在公车站附近，大声说着语调夸张的英语，看着我从他们面前走过。

那之后一段时间，我还经常想起那张代金卡，然后猜测它的余额。

是的，我并不知道它值多少美金。它属于我时，我要么把它遗忘在卡包里，要么在拿出的一刻忽然舍不得使用。

我祈祷不要太少，否则对不起黑叔陪我走路的好心；也不要太多，否则我就亏大发了。

那么，我的回身递卡和他的“I walk you to the bus stop, okay”，又分别值多少钱呢？

又过了一阵，因为参加公益活动的缘故，我每个星期四上午都会前往西雅图的苏丹流民区。

他们是战乱时代逃难前来的流民，群居在偏远小镇上，与世隔绝一般生活着。

政府鼓励高中生和大学生们趁课余时间来帮助这里的小孩子，我报了名，教他们简单的英语与算术。

事实是，没有多少孩子买这份善举的账，纵使我们提供零食饮料，听课的人数还是在新鲜感淡去之后一天一天地减少。

我以在聊篮球的间隙讲算术的方式，留住了两个男孩一个女孩，三兄妹，学期结束时，他们的母亲邀请我共进家庭晚餐。

我在餐桌前拆开来自这位苏丹母亲的礼物，然后足足愣了五秒钟。

一张一模一样的，赛百味代金卡。

我试着想象这张卡在离开我后所经历的旅程：被巨型黑叔转送给苏丹孩子，孩子交给妈妈？或者，它们原本就不是同一张卡。

三

“少年，我所讲述的卡片，就是这张了。它躺在我的卡包里，随我来到地球另一边，和我一起在这座小村庄里遇见你。”

大三的时候，我办理了一年休学并回国。在国内，我跟访一个东莞工厂的女工，随她一起来到了她的家乡。路过这片田地时，遇见了你。少年，那时候你正在四处漏光的树荫下读书，用树枝在土地上做算术。我跟着你，看你因为热爱读书被同伴嘲笑，被父母责罚，而这一切都没能阻止你对知识的渴望。

你告诉我，你要考进镇上的初中，城里的高中，然后上大学去。我忍不住坐在你身边，和你一起摆弄树枝，给你讲外面的世界。

你疑惑的眼神告诉我，你并没听懂这张代金卡究竟是什么，你或许认为它很值钱，又或许觉得它不过和你用废卡纸折成的玩具一样没什么用。但我依然把它送给你。

生活一成不变也瞬息万变，我看到这对小小的眼睛里，那个充满希望的你，就仿佛看到一个青年的你，拐进美国街头的赛百味店铺，用娴熟的英语匆匆买下三明治，然后回到人流里继续前进。

怎么会突然想起那个村庄和少年呢？已经过去两三年了。此刻我正开车行驶在去往芝加哥的夜色里。不过，我好像开错路了。

这次我是来芝加哥做暑期实习。机场到酒店路途遥远，我开着华人中文电台，以防精神不济。

节目主题似乎是“你所收过的特别的礼物”。主持人与嘉宾们在一通接一通的电话里调笑不止。我听见有男声说赛百味代金卡，心头一动。

“我曾参加‘美丽中国’去山区支教，离开时有个学生送了我一张美国地区的赛百味代金卡，我不知道这张卡是通过什么神奇际遇辗转到了那里，但那个小学生显然很珍惜这张卡，他用布把它层层包裹了起来，轻拿轻放，后来说什么也要送给我，我很感动。”

男生的声音很好听,只是大约不善言辞,故事被他讲得干巴巴的,调频冷场了两三秒,大概连主持人也不知用什么语气接话才好。

而我已经刹了车,翻找起电台号码,因为我有相似的故事要讲。

高速上夜色深沉,来往的车辆也很少。我坐在车里,许多往事自记忆深处倾涌而出。等我找到号码,调频里早已开始了另一则故事。芝加哥的夜冷而干燥,车内昏暗暗暖洋洋的。我静坐在车里,心想,就让这张代金卡继续它自己的旅行吧,我原本就是一个传递者,而非拥有者。

我放回手机,轻踩油门,转动方向盘,重新上了路。

占领厨房

事情发生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为期一周的夏季假期倒数第二天。

我一觉睡过12点,惺忪着睡眼下床找水喝,快到厨房的时候,一个正在切菜的人疑惑地转过了头,四目相对,电光火石,我愣在原地,一秒变化石。

我身着吊带睡裙,酥胸半露双眼浮肿,目瞪口呆地看着厨房里的陌生男生,他轻握菜刀,身上的围裙勾出了一道肌理分明的流畅弧线。面无表情与我对视五秒,男生转回头去,没有情绪地说:“你能回房间加件衣服吗,初次见面,我受惊了。”

我火速回房给田边华子发邮件。

“你已经走了,不是说是下周五吗?”

她回得很快。

“是这周五,我知道你那天有教会活动,怕你纠结,就索性撒了小谎,你不会生气吧?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亲自把新室友介绍给你,不过没关系,你们有充足的时间彼此熟悉。他叫 Hoon-Sung Choi,大二,韩国来的,我已经打听调查研究过了,是个好人。祝你们相处愉快。另,我已安全抵达非洲,一切安好,只是上网不太方便。”

在美国,大学宿舍不仅时常没有足够床位,价格更是昂贵堪比京沪黄金楼盘,因此,学校鼓励18岁以上的学生结集起来租住校外公寓。我和田边华子合租一套两居室已经一年,上个月,她为期一年的援非志愿者审批合格。她承诺会提前找好新房客,她一走就搬

来,继续与我分摊房租网络和水电。

是正午,房间里静静的,门外传来微弱而清脆的切菜声,我一边换衣服一边回想方才的一幕,对当初不过问华子找室友产生了深深的悔恨。

纵使在美国很常见,让妈妈发现我的室友有且只有异性,还是不太好交代的。

1

半小时后。

我梳妆完毕穿戴整齐,再次朝厨房走去。好歹是不出意外即将朝夕相处一年的室友,友好相待有利无害。

“Hoon-Sung Choi,你好,欢迎你入住 H302,我叫程点初,你的室友,我今年……”

我站在厨房边面带微笑滔滔不绝,话到一半却被忽然打断,Choi 转过脸,他个子很高,单眼皮却是大眼睛。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下,他动动嘴唇,说话了。

“水槽里的碗是你的?”

我点头,他接着说:“能洗一下吗?”

我愣了一下,随即再度笑开来,“好。”我说,走进厨房处理起积压了三天的碗筷盘勺。

我真是全世界最友好的室友。我一边感叹一边把最后一只盘放回碗柜,Choi 正背对我搅拌着他红彤彤的豆腐汤。“好香哦!”我夸赞,并在他回头之后绽放出灿烂友善的微笑。